我是东北人

周铁钧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东北人：周铁钧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ISBN 7-5008-3194-3

I. 我… II. 周…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3681 号

我是东北人
责任编辑：卢锐锋
责任校对：王艳琳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42（传真）
发行热线：（010）62005049　62045450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0.75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黑土地　/ 1
东北人　/ 8
树挂　/ 25
曲麻菜　/ 30
二人转　/33
北方女人　/40
山魂　/48
戏说酒令　/50
回望辽西　/54
何处是故乡　/64
旧院老屋　/68
祖母的喜葫芦　/75
怀念老书　/77
霜冷红枫　/83
认识自己　/86

小城故事 /88
没有同学 /94
寻个活法 /96
想象生活 /98
不戴眼镜 /100

越写越慢 /102
寻找“好妻子” /105
长不大，多好 /107
来世再不做男人 /109
风雪敖包 /111

怪湖 /114
烈马斗恶狼 /116
商场蛇踪 /118
孤坟鬼影 /120
晚餐 /122

犹豫 /124
提前下车 /128
翰墨春秋 /132
悲哀的作家 /135
花满自然秋 /138

" 出格 " 的老伴儿 /140
阻车 /142
千年佛光 /143
闲话奉国寺 /149
笔架山 /153

青岩寺 /157
古塔 /161
庙会 /163
沈阳的“雀斑” /168
游戏官场 /174

笔墨杂说 /180
伴君走天涯 /183
难做文人 /186
聊钱 /189
对酒当歌 193/

记忆深处的螺钉 /196
别忙丢了自己 /198
彼此沉默 /200
心灵之约 /202
为你一醉 /20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挚爱无声 /206
落雪的冬夜 /208
没有你的日子里 /210
爱的变奏 /212
男人诈降 /214

怡然是真 /216
爱之病 /218
男女有别 /221
听上去很美 /223
实现自己 /225

对等的影响 /228
激情的威力 /232
妙在其思 /235
从“偶然想到”说起 /239
思索与潜能 /241
欲望与竞争 /244
识辨借口 /248
活到老 考到老 /251
轻轻唤醒您：回家睡吧 /253
话蛇 /255

血色的黎明 /257
家有电话 /266
隐忧今日不设防 /271
关公买把假大刀 /275
" 宰 " 你没商量 /279

旧物市场忧喜录 /283
美容潮祭 /286
广告征婚的“百慕大” /289
此间愁滋味 何人能解开 /293
答不出的为什么 /297

何时了却人情债 /300
第三个是锐角 /302
一脉香烟 /310
后记 /322

黑土地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列满载东北马铃薯的列车驶入南方某市的车站，当一辆辆卡车将装在丝织袋的马铃薯运走后，站台上留下厚厚一层粉煤灰般的黑土。人们踏来踩去，车站内外的地面都是幽黑的脚印，站长循迹追踪方知都是东北土豆惹的祸。全站职工在大打“围剿黑土战役”的同时也疑惑：这样的土也能长出东西？

没几日东北土豆火爆了这座城市，一列接一列载着土豆也载着黑土的火车接踵而至，但卸车的站台上却撑起塑布围栏，以防黑土的 “环境污染。”

南方人喜欢黑土地带给他们的丰富，却讨厌黑土带来得麻烦。

稍稍析读东北的历史，就会感觉到黑土地的深沉厚重和曾有过的尊卑荣辱；契丹部族与渤海国人撕搏、拼杀，耶律保机建立了大辽；女真首领阿骨打灭辽建金继主中原；努尔哈赤奠定大清基座挥师入关；日寇铁蹄横征暴敛殖佐满洲帝国……

在60年代末期，关内几座城市的三百多万青年学生几乎是一夜之间涌入东北，虽然此举在中国只兴及一时，

“知青们”在这场政治意义上的“闯关东”中备受煎熬，但他们为黑土地带来一股新鲜的活力，播种下一种城市的气息。今天，年龄都已近“天命”之年的“知青”绝大多数已返归故里，但仍有许多人在黑土地上植根落户，成了当地的精英栋梁。在东北的各城市，常会有操着纯正本地口音的中年人自报故乡：北京、天津、上海……

79 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融会着“多元一体”的血脉传承，白山黑水吸纳着多民族的交流融合……

二

有据可证，人以 1.70 米身高为例，在毫无遮拦的情况下平视到地平线的距离为 6.2 公里。在松辽、松嫩的东北平原上，任你走个三天五天，你平视的距离仍是 6.2 公里。在这里无法走得很快，脚下的黑土松软粘脚，步履也不会迈得很大，总有枯枝、草根缠住旅游鞋。平原上的云一般都不是在中天，只在地平线上走伏，突然云里出现了凝固的棱角，那该是山的曲线，曲线下隐现出一簇簇浓绿，那是树的轮廓，轮廓愈发清晰，便可见一个个香烟盒大小的房屋，村庄到了。

村庄一般不会很大，少则几十户、多则百余户，村路都很宽，尺一样笔直，路上常溜达着一条虎头虎脑的狗，踱出几头悠闲的猪。路两边是黑土夯实的墙，墙里的院落都很纵深，深处的屋舍窗很小、门很小，房墙却极为厚实。家家的院中都有一个硕大的柴草垛，下边多是有一群觅食的鸡在前蹬后刨……村庄的夜晚特寂静，偶尔可从哪家的

窗里传出隐隐的猜拳声，这时会有一两家的扎栅门被推开，走出个壮壮实实的汉子，循着拳声进得屋去，不一会儿，窗内就会传出他粗喉大嗓吼起的酒令……

前几年我到西安出差，有位朋友问："听说东北特别落后，现在还是'大姑娘叼烟代、窗户纸糊在外、养孩子吊起来'，真有这事么？"

朋友的领悟显然偏颇了，他把民俗中的一些行为与落后牵扯到了一起。

"有，但不是现在的事。一是东北的季节是夏短冬长，早年都是四个月种田、四个月过年、四个月干闲，大姑娘消愁解闷抽烟也就不足为怪了。二是东北山高林密、雪大风疾，历史上的老房子窗纸全靠窗棂依托，糊在里面极易被掀落，至于第三该是东北的一大发明，孩子是'吊'在摇篮里，不见今天有的童车上也不悠悠荡荡的'吊'着摇篮吗？"

我笑着反问："你们陕西'大饼像锅盖、面条像裤带、反穿皮袄毛朝外'是先进还是落后？"

朋友支吾着，没有回答上来。

另一次是在青岛，在餐桌上刚刚结识的一位朋友听说我是东北人，他有些不屑一顾，海蛎子味儿的口音充满海风般的大气："东北？就有人参、貂皮、靰鞡草嘛，没什么出众的！"

碍于情面，我没有反驳他。在这里我想说（恕我不敬）：如果论山东的出众，就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高速公路、泰山、蓬莱、曲阜等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天造物化，并不是出自山东人之手。而在"人参貂皮靰鞡草"

时尚的年代，东北却接纳了两千多万闯关东的山东难民，设想这批人和他们的后代现在都挤在山东，该是什么样的景况？再说如今东北已很难见到严格意义上的野生人参，但在参农的种植园里却可以像拔胡萝卜，只要你抱得动。紫貂倒常可见到，但没几个人敢打，那是国家保护动物，靰鞡草仍是漫山遍野丛生，但早已失去了“宝”的作用。如今东北已没人穿靰鞡，再用不着垫鞋暖脚，高筒靴般的靰鞡有时在密林深处的小村偶可见到，也早已是霉迹斑斑……

一个地域民谚、民谣的传颂，代表着一个时代民俗行为、传统文化的做法或品牌，但任何做法和品牌都不能“独领风骚数百年”，若要透彻的研究它，该是民俗专家、学者的事，用现代的目光来认定一个区域的民谚、民谣的真实性和行为的存在与否，无疑是过于单纯和浮浅。

三

黑土地虽然广袤，但不像科尔沁、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样牛羊成群、牧歌嘹亮。这里生长的是高粱、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及向日葵、蓖麻、芝麻等经济作物。当年的“知青”都知道，在东北平原上“插队”不同于几十人聚集在一起的“青年点”、“集体户”，而是几千甚至上万人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律沿袭部队的编制和管理模式，生产也大多是机耕作业，黑土地上每日“铁牛”奔驰、机器轰鸣。有的“知青”劳作了几年，甚至直到临近回城，也没弄清这片土地究竟有多大。农闲时，他们骑上马或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着车，沿着笔直的路尽情前行，会发现天际有一条晶莹的玉带，那是一条河。

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几大水系都从东北平原上静静流淌，它们虽有各自千百年来冲刷出的故道，若一旦暴唳起来却相当麻烦。1997 年东北大洪水，数十万军民就在 1.5 万亩的松江平原上筑起绵延数十公里的拦洪大堤，目的是为保住共和国的石油重镇—大庆油田。在抗洪大军中，不乏来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地的官兵，虽然他们满身泥水、万分疲惫，小憩时仍用近乎贪婪的目光打量这广阔的平原、湛蓝的天空，心中感慨：复员不回家了，留在东北。

也许是巧合，今天在东北各个城市的机关单位，都可以见到这些省籍复转军人的身影。

平原向外延伸，是东北的深山密林。许多人也许是通过一本书熟知它的，书中讲述的是解放军一个小分队追捕一伙惯匪的故事。书很厚，但始终没描写一片绿叶、一朵山花，几乎到处都是雪、雪、雪。山、山、山。林、林、林。如今在外地人面前提及东北，他们脑海中很自然的会叠印出：背后是山林，脚下是雪原，一个头戴狗皮帽子，身穿白碴皮袄，脚登长筒毡靴的汉子，“咕咚咚”的喝下几口烈酒，抹抹浓密的胡子，吆喝一声狗爬犁，飞速的消失在雪雾之中……

不错，这是典型的东北山里人。

前年，东北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日全食，报刊上说黑龙江的漠河是最佳观测点，两个爱好天文的朋友邀我同去。

几日奔波赶到地方，日食已临近，忙着立支架、找角



度、摄像、拍照……日食过后去投宿却傻了：漠河是个小镇，从全国来的天文爱好者成千上万，所有的旅馆全已爆满 。我们在街上一筹莫展时，走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典型东北山里人”。

他瓮声瓮气的问：“看日食的？没地方住了吧？走，到俺家去。”

到你家去？我们觉得他有些像从“威虎山”下来的“匪首”。

见我们犹豫，他叫道：“走吧，谦虚啥呀，前边不远，走啊，不跟你们要钱。”

走就走，我们三个大老爷们儿还怕被你吃了不成?!

他家是三间尖脊的砖瓦房，推开黑漆的木门，他大叫：“嗨，来客啦。”

屋里走出个女人，浑身透着干练、利落：“上屋，上屋，来，上炕，上炕，天儿够冷的。”

男人摘下皮帽，脱掉皮袄，一边往下拽毡靴一边问：“你们是哪的?”

“辽宁，锦州。”

“来看日食的人可海啦，我们单位会议室都住满了，看那玩艺有啥意思，不就是天狗吃月亮嘛。”

这时墙外有人叫：“老杨大嫂子，借碗酱油。”

“咋的？你家也来客啦?”

“看日食的，南方人，说话一点儿听不懂，我给他们包几个饺子。”借酱油的是她家的邻居。

此时我们的戒心完全放了下来。据说这晚漠河有许多人家都住进了无处投宿的人。攀谈中，得知他叫杨勇忠，

在漠河林业局下属的一个公司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们拿出二百块钱给老杨，他死活不收：“外道了不是，愿意来下回还在这儿住，把你们锦州的活螃蟹给我整几个来就中。”

把锦州的活螃蟹“整”到漠河，除非空运。

回来后，我们把在漠河拍的照片给老杨寄去一套表示感激，但他没有回音，不知收到没有。

东北人好客的秉性，与坦荡的大平原和白山黑水间粗犷的大自然养育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这样的事情在许多地方都会被拔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但在东北人的眼中都不算什么，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在北风和寒冷之中，在冰天雪地里，黑土地上的人们给你总是真挚和热情。

东北人

一

用简短的语言从性格、行为、能力等方面概括一个人是很难的事情，但人们用一句话来界定某个地域人的整体素质似乎都很准确，如用“精明强干”来评说广东人；用“思维敏捷”来论定上海人；用“粗犷朴实”来形容陕西人；用“倔强刚直”来说明山东人，称誉东北人就更为简练：豪爽！

曾几何时，全国已有些离不开东北，兴安岭的木材，大庆的石油，长春的汽车，鞍山的钢铁，抚顺的原煤等等，几乎撑起了共和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全国又好似很讨厌东北人，鲁莽的性格，粗俗的语言，烈辣的旱烟，乱吐的浓痰……几个典型的东北人到南方去，不论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繁华的街市上，会很快被辨认出来。同样，几个南方人来到东北，在人群中也往往很是显眼，虽然他们不一定要讲自己的家乡话，这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外貌和语言，是他们的举止处处流露着一种地域性的差异，与当地的行为风范很难贴合。

在南方的许多城市，在谈及某个人的故乡时，很难听到具体的说他是辽宁人、吉林人或黑龙江人，而是泛讲

“东北人”。

这三个省份的人到南方出差，也不愿说自己所在的具体省份，都是笼统地讲：东北人。于是，“东北人”在全国的视野中似乎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今，这个群体的身影遍布了全国各个城市，他们毫无遮掩地展露着性格中固有的豪爽、倔强、热情、纯朴，也承受着对他们野蛮、愚昧、固执、保守的指责。指责的由头当然很多：震惊全国的第一大贪污犯王守信是东北人；被公安部首例全国通缉的杀人犯“二王”是东北人；第一个把民航客机劫持到台湾的罪犯卓长仁是东北人……

说到这些东北人也许会拍案而起：你咋就不说点中听的呢？著名的抗日将领张学良是东北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雷锋是东北人；新中国第一个石油英雄铁人王进喜是东北人……

其实，解析一个地域的群体人格仅凭一两件事、一两个人是远远不够的，东北人，有白山黑水哺育出的灵气；有银装素裹中释放出的强悍；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有源远流长的文明熔炼……要剖析他们的人格走向和归结，重新塑造一个与时代潮流同步的崭新群体，无疑是每一位东北人沉重的使命。

二

东北，自秦、汉时就有了一个严格的界定，泛指长城以外广袤的区域，这里曾生活着鲜卑、蒙古、契丹、女真等多个民族。

历史上的许多王朝，都把这个地域称之为“蛮荒之地”，连由满族权贵创建的大清王朝，他们在挥师入关定都北京后，也将东北的“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境内）划定为犯臣的流放地。既然是流放地，马上会令人想到：这地方从历史上就是冰封千里、雪覆万仞、荒凉无际、罕见人烟……

这是对这个区域的误解。

唐代诗人李白“醉写蛮书”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极广：有一次皇帝求李白写点东西，而醉酒后的李白竟要朝中的要臣杨国忠为他捧砚，高力士为他脱靴，对有辱二位重臣的要求皇帝居然应允了，是写什么东西连皇帝都容忍诗人大摆架子呢？原来，皇帝收到了一封来自北方叫渤海国的信件，朝廷上下没有人能读懂这种文字，后来贺知章推荐了李白，才弄明白信的内容，皇帝求李白就是用渤海国文字写回信。

且不论故事的真伪，现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境内确有一个巨大的古城遗址，遗址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三十余华路，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有十余条主要街道将全城分隔成许多小区，从当时城市的布局上看，它该是公元 8 世纪到 9 世纪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这就是史料上记载的渤海国首都：上京龙泉府。它当时是东北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长安、朝鲜和日本连成一条贸易通道，在城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上，竟有五座跨江大桥的遗址。今天，这里有数十万人过着繁忙的现代生活，却只有一座桥就绰绰有余了，可以想象，当时上京龙泉府是何等规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